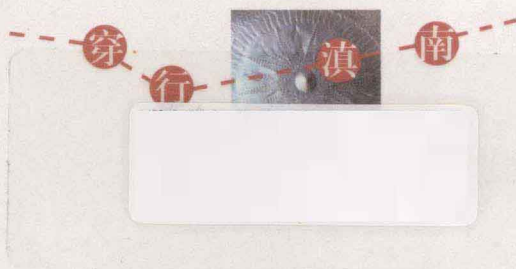


行走 文丛



黄老颶 著

到一朵云上找一座山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黄老颯 / 著

到一朵云上找一座山

— 穿 行 滇 南 —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到一朵云上找一座山：穿行滇南 / 黄老颢著. --
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13.9
(行走文丛)
ISBN 978-7-5507-0726-9

I. ①到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7720号

到一朵云上找一座山：穿行滇南

DAO YI DUO YUN SHANG ZHAO YI ZUO SHAN CHUAN XING DIAN NAN

出品人 尹昌龙
责任编辑 张小娟 (xiaojuanz@21cn.com)
责任技编 蔡梅琴
封面设计 李松樟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人杰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220千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
定 价 39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序：徒步行走、草木认知与山河判断 ~ 001

第一章 高处闪亮的鸟鸣 ~ 008

第二章 花草的香打开了记忆 ~ 018

第三章 “阿蜜诺，我爱你” ~ 028

第四章 漂泊山谷的小寨子 ~ 040

第五章 瑶家山“度戒”的原始图像 ~ 052

第六章 独坐幽篁不发长啸 ~ 062

第七章 土卡河寨，边境最低点 ~ 074

第八章 一脚踏三国 ~ 082

第九章 到岳宋寻找娜美姑娘 ~ 096

第十章 在边城把自己边缘化了 ~ 108



第十一章	山谷里的那些脚印 ~ 114
第十二章	把衣裳晾在了云上 ~ 122
第十三章	朝着山的耳朵大喊一声 ~ 130
第十四章	来到了“美女蛇”大山 ~ 142
第十五章	一座山比一朵云遥远 ~ 152
第十六章	鹰和雷电谁更快 ~ 164
第十七章	在时间的另一侧 ~ 174
第十八章	被阳光泡酥软了的茶 ~ 182
第十九章	后来，我更像一匹驴子 ~ 194
后记：	一座山的本态 ~ 204

序

徒步行走、草木认知与山河判断

我的家乡在辽南古镇辰州，古时隶属登州府。前汉时有铁官盐官设置，到唐朝时有大将薛礼征东驻此，并在此地击败过犯境的敌军大将盖苏文，从此得名盖平。辽金时设节度使署统辖南北诸县。这座古城，城廓方正，有东、西、南三座关隘，北边叫北桥头。城外有护城河环绕，城中以鼓楼为中心点，向两翼延绵垛垛城墙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改名为盖县，上世纪九十年代撤销盖县，设立盖州市。

盖州是富庶之地，物产丰富，人杰地灵，传有“东有柞蚕，西有鱼盐，南有瓜果，北有皮棉”的民谚。更令人称道的是，这里一城“两水”，西边是广阔无垠的渤海，南边是浩荡奔流的大清河。大清河又分有吕王河、三道岭河等一级支流二十一条。大清河沿途有石门、三道岭、周家子等大小水库十五座。辽南地区饮用大清河水的达百万之众。民国时，来自天下八方的手执罗盘的阴阳先生

穿巷过街随处可见，都把古辰州城当作建宅楷模。因为这个地区风水上有“龙罩”和“虎靠”之吉位。“龙罩”是：西与南有渤海、大清河水保护；“虎靠”是：东与北有大山丛林做屏障。

大清河曾记录下古辰州大地“九省通衢”的盛景，大清河曾记录下古辰州中国“大农业”的文化缩影。

我的家就在大清河边。大清河的命名我不敢判断是否在前汉就有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与“大清”的名号不谋而合，因此在大清朝时就格外受到皇家的看重，被视为上天赐予的吉祥之河。它与苏子河、鹿向河一样，是记载满族英雄光辉历史的河。河水从上游一个叫老龙头的山谷流过来，流经几个县乡和村子。急流处，浪遏飞舟，有惊无险；缓流处，水面如镜，幽幽青山。两岸草木茂盛，鸟类繁多，每到春夏秋冬，鸟儿飞起飞落，鸣声闪亮。走在滩岸，在蜂飞蝶舞的草丛灌木中还能找到鸟蛋。大清河盛产鱼虾、河蚌与螃蟹，我常和邻家小伙伴去河边钓鱼捕虾，夜晚在沙滩摸螃蟹掏河蚌，每次都收获得筐满篓满。那种人间桃源美境，深深烙在了我的思念里，成了我常读常新的心灵山水。那个叫“老龙头”的山谷，是一个有着原始森林的深山，英雄的努尔哈赤家族，就是从那里发源壮大的。我小时候曾想跟着大人去采人参、山药和山菜，大人为了不带上我这个累赘，说深山里有猛兽出没，因此老龙头山对于我来说，一直是座神秘的山。直到今天，我仍在自己的想象里勾勒着那个神秘的山谷、那片藏着猛兽的森林和心中那个迷人的家园。

但是今天，我故乡的河——大清河，干涸得瘦尽了水的丰骨！河岸两边山里的森林稀疏了，滩涂被挖得坑坑洼洼，一片狼藉。春夏秋冬也没有了颜色变幻，冬天明澈的天空，也被漫无边际的沙尘取代。那个老龙口也不神秘了。我每次回故乡，都会站在这条大清河边，怅触万端地想：这条河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水？

河流的消亡让我每每想起都心情沉郁。故乡的大清河被时代的“建设”浪潮损灭得再难以复活。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。这个消失，预示着像我这样远离故土的人，将永远地失去故乡！就像一枚孤独的落叶，并不是飘回根部，而是不知所往。我的精神世界从此断了滋育生命的水脉。梭罗说：“你留驻的地方，离你生命流动的水渠越近越好。”在我看来，这句话应该理解为精神的留驻地。一个人，不能没有精神的留驻地。它是一个流动着清澈溪河之虚实的梦境之地。这个梦境之地，能让人的精神山河一下子清亮起来、丰实起来、璀璨起来。如果，连这样的美好之地都要被扼杀殆尽，让怀念它的人无法映像，那么，我们对待自然的破坏，可

想而知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。

由此，我所看到的是：在举国上下经历了众多“建设”的今天，一种似是而非的、缺少前瞻性的建设，将原本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完全丧失掉了，从而改变了这块大地应有的风貌。过去乡村纯朴的生活本态，与时下城市消费的经济走向，在经历了社会与时代诸种改变的一代人的内心深处，发生着残酷的博弈。这种博弈最大的改变，是一代人的思想和文化观念。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对社会的变革，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悟。对比昨天，今天我在一些地方所看到的，是一些不伦不类、令人啼笑皆非的建设，将一个好端端的大地，变得疮疤处处。山没有了仙气，水失去了灵气，森林变得脆弱起来。让自然的大地在不到一个世纪时间里，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快速凋敝、破败、苍老。使我每每在电视新闻和报纸媒体看到山体滑坡、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时，内心都深感不安。

我担心现在还有一些“原生态”的云南，会不会如此改变？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关注云南大旱。2001年1月我行走怒江大峡谷，当时峡谷生态还保持着相当好的景观。十一年过去了，我愈来愈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——修建梯级水坝，滥砍滥伐森林，淘金挖沙采矿导致的山体河床毁坏，堆放工业废料造成的水污染，土地变卖，污染超标的工厂企业，一些支流大量生长水葫芦致使水质下降……都让我对未来生存处境感到担忧、惊怵和惶惑。云南连续三年干旱，水库见底，良田干裂，三百余万人饱受旱灾之苦……一个曾经风调雨顺的富庶之地，如今变成这样，怎能说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没有关系？

河流是人的生存命脉。失去了河流，大地万物生灵就失去了应有的鲜活，一切都变得委顿。几年前，我在景洪的澜沧江段就看见江水枯竭，农人原有的土地被政府占用修建大型娱乐广场，农人们只好在滩涂上刨开无水的河床种菜的情境。2012年2月，我在飞往云南的途中读《春城晚报》，抚仙湖的水位已下降到了历史最低。抚仙湖是我常去的地方，那是玉溪乃至整个云南比较大的湖泊，这座湖的水位下降，说明了大旱的严重程度。如此有悖自然的现象的出现，说到底，祸在人类！无限的资本积累，让最大的利益集团欲壑难填。如果不停止对山河的破坏，美丽的云南还会大旱，或者说大旱还会加剧。国家应及早叫停这些破坏山河的行为，否则，就只能如我这般徒有对自然痛心的回忆了。

自然山水是在寂静中存活的，它相当脆弱。自然山水的存活与人类有关。自然山水若是有人的喧闹，就意味着它的生存已达到了极限，其改变如一朵花的绽蕾、

盛开和凋落，最后化作尘埃。每次行走云南，我和老驴们都不愿意去那种人为开发的景点。我的观点是：一小块山坡或一小片田野，一道小溪或一片草滩，只要没有人“开发”的，就是纯自然的。这些地方虽小，却能让我读出自然的诗意。

我是一个反对“人类中心主义”、倡导“自然中心主义”的行走者。我渴望能读到中国文坛诞生的“大生态文学”，这种大生态文学能唤醒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，让我生存的大地的绿色再多一些。可惜如今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家，我只能读王维和孟浩然，或者约翰·巴勒斯、约翰·缪尔、蕾切尔·卡逊、爱默生和梭罗。我也到处寻找心灵的山水，渴望能映现故乡的影像。我希望西南山区成为我精神层面一个纯美的空间，锻铸我的人生诗学。当然，我不是什么贵族，但我崇敬灵魂高贵的人，我崇尚那些在内心深处将山河视为自然神灵并为之虔诚膜拜的人，我崇尚那些在清贫之地默默活着、依然保持着高贵的精神本态的人，尽管他们在当下的“文明世界”里难以生存。

比如，十一年前我在怒江大峡谷遇到的傈僳族人，他们跋山涉水去一座山的教堂去做礼拜。也许他们丢失过许多，但对信仰却从未丢失过。他们衣衫破旧、身只影单，走崎岖的山路，背着包袱带着干粮，让我这个坐越野车的“行走者”自愧弗如。

高贵者并不是从衣服或外表来界定、判断，应是心灵。一个心胸狭窄的政客、一个精于算计的商人、一个内心肮脏的文人，即使表象光鲜，其灵魂并不高贵。那些处于边缘之地、衣衫破旧、敬天法祖的人，才是纯洁的人、高贵的人。怒江峡谷的傈僳人的生活方式不为人所知，他们祖祖辈辈天不变道不变地活着，他们有一套精神秩序和价值判断、有自己的纯净的信仰，悲天悯人，尊崇祖训。灵魂因此高贵。

我和老驴们“自助式”的行走，既锻炼了生存能力，也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美好的存在。那些珍贵的影像记录，在我看来，要比文字更有冲击力。特别是在一个核心价值观无法得到认同的时代，文字已无法道尽和显现那些卑微人生的生存理想。惟有读图，或许能冲击一下麻木已久的心灵。摄影家们以千辛万苦的行走，换来了难得一见的自然地理图像。那些图像带着山河的气息、草木的颜色、鸟儿的歌吟，也带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，是那些貌似高贵实则不名一钱的“滥情文学”无法企及的一种天地艺术。

谷、穿越滇南原始森林、踏寻澜沧古寨、探险中越边境当年战争的堑壕、探访边境群落、探秘茶马古道、登临“一眼望三国”的十层大山等。所走行程，有万里之遥，得到了不一样的生命体验。山谷、江边、深壑、森林，我们释放着自由人生才有的生命本态，让自己也变成草木，体验风霜雨雪给灵魂带来的摇曳，切实感受着人在自然面前的卑微和渺小。

但我并不是宣扬某种观念性的东西，也不是为了出行寻找理由或借口。本来这个时代，需要感悟或醒觉的就太多。山河自有抵达之谜。而时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，又实在太少，甚至来不及细想，岁月就从身边快速溜走。从健康因素来看，我从小体质脆弱，不是那种身体强健的人。如果没有行走，恐怕就是一个病怏怏的人，或者说是一个一蹶不振的人。我很感谢生命中有诸多行走历程。行走，让我的身体和精神迅速强健起来，更能从容地与自然的大地进行灵魂的对话，让我有资格对草木正确认知，对山河准确判断。

2012年5月11日早 北京清风语屋

目录

序：徒步行走、草木认知与山河判断 ~ 001

第一章 高处闪亮的鸟鸣 ~ 008

第二章 花草的香打开了记忆 ~ 018

第三章 “阿蜜诺，我爱你” ~ 028

第四章 漂泊山谷的小寨子 ~ 040

第五章 瑶家山“度戒”的原始图像 ~ 052

第六章 独坐幽篁不发长啸 ~ 062

第七章 土卡河寨，边境最低点 ~ 074

第八章 一脚踏三国 ~ 082

第九章 到岳宋寻找娜美姑娘 ~ 096

第十章 在边城把自己边缘化了 ~ 108



- 第十一章 山谷里的那些脚印 ~ 114
- 第十二章 把衣裳晾在了云上 ~ 122
- 第十三章 朝着山的耳朵大喊一声 ~ 130
- 第十四章 来到了“美女蛇”大山 ~ 142
- 第十五章 一座山比一朵云遥远 ~ 152
- 第十六章 鹰和雷电谁更快 ~ 164
- 第十七章 在时间的另一侧 ~ 174
- 第十八章 被阳光泡酥软了的茶 ~ 182
- 第十九章 后来，我更像一匹驴子 ~ 194
- 后记：一座山的本态 ~ 204

高处闪亮的鸟鸣

我的梦境几乎都与飞翔有关：
飞向滂沱大雨的滂沱。
飞向浩渺无垠的云渡。
飞向幽邃沉寂的过去、今天或未来。
飞向带着典故和人文芳香的语言字词。

元月寒冬，我和老驴去了趟黔东南，这个季节也是黔地最寒冷的季节，整日小雨下个不停。后又转雪，到黎平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。大雪下了一天一夜。雪后又是雨，雪雨让山路变成了冰路。公路管理局宣布封路，两天后解除通告，但路面依然湿滑，大小事故频频发生。当晚，兰海高速黔南州贵定县某路段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翻车事故，造成多人死亡，多人受伤，事故原因判定为大雪湿滑所致。这个可怕的消息，让我们的行程计划因此不得不改变。黔地“有雨就是冬”，让我真真切切体验到了。那些日子，黔地山区乌云密布，冷雾弥漫，雨雪不断。车行泥泞坑洼的山路，道弯坡陡，颠簸不止。有时所乘的车严重超载。这十七天，我们经过了黎平、肇兴、锦屏、剑河、镇远、黄平等县以及这些县下面的乡镇村寨。爬山越岭，涉江趟河，吃尽了苦头。



◎ 欢乐的舞蹈

十七天恶劣天气的行程，让我先前预想的诗情画意荡然无存。想象中的“十万里清辉、八千瓣柔雪。远近江水，一叶小舟悠然”的美妙之境不复存在。进入眼帘的，是羁绊了身心的冷瑟凄凉，是枯槁了苍茫冰雪的地老天荒。行程到了最后，我几乎不相信是怎么度过这十七天的。若不是为了回家与家人过春节，有可能还要这样继续走下去。

老驴却兴致勃勃，满怀激情。他坚定“做好一件事”，对自己的内心有个慰藉。作为多年的老同学、十几年的驴友，我不能让他瞧不起，因此义无反顾，陪他把这个行程顶了下来。这“一件事”非同寻常，是在黔东南贫困山区建一座希望小学，投资方的资金去年夏天就到了贵州省青少年基金办。这是老驴再次去黔地考察，而要援建的小学也是这次考察后决定的，是黎平县新平小学。这个小学校覆盖5个村、16个自然寨子，共有1~6年级苗、侗、水三个民族245个学生，几位教师和学生有130多人住一栋危楼。这个危楼



◎ 欢乐的舞蹈



是村委会老房子，水泥地板和墙体都严重破损，露出了生锈的钢筋和石粉末儿的混凝土，窗框门板破烂不堪。若是发生地震，这种楼是抵抗不住的。建新楼和新教室迫在眉睫。回京后，老驴向投资人作了汇报。抓紧时间绘制了小学校的设计图纸，并快速将这些图纸传真给黔东南黎平县教育局，那边也迅速作了回应。下一步，就开始实施了。

跟随老驴参加这次希望小学的选址任务，我感慨良多。艰苦行程不说了，感受最深的是农村“教学

点”的设点没有规划性，致使真正贫困、交通不便的山区孩子爬山越岭住校，过早失去了童年快乐、过多失去了与亲人在一起的时间。还有，就是那些不为民生之艰考虑的地方官员的嘴脸，体会到了他们对投资资金的觊觎心态。因为先前老驴选的地点是从江县往洞乡则里村，一遍遍给从江县打电话，那边就是慢腾腾的不积极，有时甚至不接电话。原因是当从江县委知道了这笔资金在省里，由省教育厅控制而他们无权掌控资金时就改变了事先的积极态度，还要求改建地点和增加投资款项，他们想用这笔资金在另一地方建一座教学楼，这个“另一地方”却比则里村的条件好得多。为什么要改变呢？老驴琢磨了好久终于琢磨出了门道，这个“门道”肯定是一种猫腻。老驴讨厌与搞猫腻的人打交道，决心自己找对教育重视的县。省教育厅便推荐了黎平县。当然这往返机票、十七天的路费和吃住费用，都是我们个人承担，我和老驴AA制。就连黎平县教育局负责人请我们吃饭，也是我们把账抢结了，将他们请变成我们请。原则上不给他们添一丝一毫的麻烦。这次的行走考察之旅，我已在另篇长文《雪地冰天黔地行》中有描述。而这次黔地之行，我并非完全像老驴那样，是为了让内心得到慰藉，去“做好一件事”的扶贫济困。我的初始愿望，其实就是跟着走一圈儿——我是为了散散心、玩一玩而已，这是实话。但是这种艰苦的玩法儿，得到的最大收获我无法说清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我把自己钢筋铁骨的腰脊椎给重重扭伤了！以至在返京的飞机上，不得不向空姐要条毛毯垫腰。我，一个多年奔波在西南边陲的驴子，一路上忍受着腰痛的折磨，硬撑着回到了北京。回来后，北京的干燥气候，让腰肌劳损逐渐有了好转。那段日子，我晚上早早躺在床上看书，白天也要躺着看书，只偶尔起床喝喝茶，在电脑上敲几个

字，其余大量时间，就是与驴友钟喝喝茶、聊聊天、谈谈摄影。或在无所事事中度过。待过完了春节，疼痛的腰脊椎奇迹般地好了。这二十余天的“休整”，却让身子又胖了许多。

下面说说我的这位常来喝茶的驴友钟。

钟从2008年开始就发誓，要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心。在我看来，钟和老驴都比我有出息。钟的人生意义和老驴“做好一件事”，似乎有些不同。钟开始想搞写作，又无信心。偶然一次在我的引荐下，认识了著名摄影家“鸟人”薛，当钟瞪大眼睛，看着薛电脑里几千张玲瓏可爱的鸟片时，惊讶得合不拢嘴，突然发现自己挺适合搞摄影，他恍若看到头顶天空竟然有这么多天仙般的小精灵，那些绚丽多姿的翅膀纷纷向他飞来。在薛的影响下，钟终于确立了最适合自己的志向：要像薛那样，做一个真正的“鸟人”，把全天下所有鸟儿都拍到！梭罗这样说：“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，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，他是可以获得通常还意想不到的成



◎ 男性生殖崇拜木雕



◎ 女性生殖崇拜木雕